

四家四六

五



志報

實史述相明堂加恩

指告大廷交宗其率類于上帝其德無紀之文也

諸公之居家司之海非止荷之合之人其在座

職之職與舟一其將歸交慶其官力在社稷

國之國也應其文之才進于經世之

能之能也其之其之大至其日其明其心其

成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丞相

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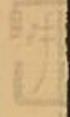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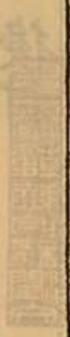
賀史丞相明堂加恩



播告大廷褒崇真宰類于上帝聿稽宗祀之文相  
維辟公爰啓冢司之渥非止衍戶畬之入蓋益隆  
巖石之瞻典冊一新縉紳交慶某官功存社稷運  
際風雲綽然應變守文之才巍乎經體贊元之學  
維聖主敬天之意一本至誠自清朝更化以來四  
成熙事凡舉行於縉禮皆典領於首台日者威大  
享之儀消中辛之吉月星明概乾坤清夷奠玉而  
神祇顧歆合侑而祖宗昭格法駕寶輅肅臨清朝  
之且遽朱芾葱珩於赫上公之冕服以至御樓肆  
眚稱蹕還宮祭澤流行天顏開喜厥有顯相之效  
恨無可酬之官疏大國之封豈惟奄魯紀中書之  
考其求相唐茂對龍光密扶龜祚某屬縻符鑰快  
覩制麻徹申伯之田欽聆異渥入平津之閣莫綴  
賀賓抃蹈之私揆裁罔旣

丞相

賀史丞相明堂加恩



樞密

後村

賀任簽書

希夷

揚號廣庭登賢宥府國於天地誰能去於五兵儒  
在朝廷重豈惟於九鼎師言無間人望有歸某官  
學本思軻道侔禹稷眉山諫臣之後喬木猶存考  
亭先生之徒靈光獨在九重賞其靖退四海推爲  
老成語妙天下而取於文鳴智周世務而不以才  
顯赫然英斷付以事樞方今羣情厭兵強敵在境  
竊思古義大春秋九世之讎抑恐後賢重河洛百  
年之責公必有以處此衆方從而觀焉見管夷吾  
何憂人有憑藉聞樂正子爲政國其庶幾某迹久  
登門情深賀屢留觀東閣莫陪多士之遊生入玉  
關頗動暮年之興所爲溢美未易名言

判以結怨仇問淵明胡不賦歸惡子產至於欲殺然公論頗存於田里而此心可貫於神明仰賴雲天苟安年歲敢謂緇衣情篤華衮詞褒豈因其木訥而罕言或意其靖重而自守卓哉茲舉可以爲榮此蓋伏遇某官華省望郎清朝膺使默觀人品既並進於諸生已改皇華尚恐遺於一士遂令冗跡亦忝味言某敢不求佩恩私益修職業夫脫在在弟子之列雖無以堪惟不爲小人之歸則有以報

謝程內翰舉所知

長官上印賦茅屋之歸來大尹露章借玉堂之潤色孤生易感一府皆驚竊以有社稷有人民孰可繼由求之後談文章談政事難乎於歐蔡之前自非達材成德之流曷稱宗工鉅儒之選如某者讀書甚少閱理未多少慕晉人幾以清談而廢事晚爲漢吏稍於世務以經心當彼要衝試其迂闊每欲任牧芻之責不敢求逢鑿銳之名然而素短實才徒持空意動煩剖決深慙使無訟之言尚費關防未至不忍欺之地塵埃滿面筆硯絕交推謝有嘲和陶無句詎意北門之學士來爲東道之主人喜

魯山爲于之歌發仲尼莞爾之笑關我田疇誨我  
子弟斯言或恐有之愛若父母畏若神明何德可  
以堪此而况以庸庸爲平正以憤憤爲精明以謏  
聞淺見爲淵深以累句蕪辭爲贍蔚姓名達于主  
相聲價重乎友朋夫何一介之微遂占四科之二  
登龍門爲御快哉極士子之榮謂麟史無褒昧者  
疑春秋之過漁樵相賀里巷傳誇茲蓋恭遇某官  
力扶皇綱手揭文柄陸贄唐家之內相尤有功再  
造之初嚴光漢祖之故人不肯作三公而去雖建  
雙旌而出牧未忘夾袋之儲材信先生之能言疑  
孺子之可教俾居末至不待先容某揆分無堪受  
恩罔極上封禪之書奏游獵之賦愧鄙拙之少文  
耕寬閑之野釣寂寞之濱願優游而卒業

謝王侍郎

居安舉所知

與人之善爲前古之美談舉爾所知本聖門之餘  
論俯循微分仰愧盛心伏念某生而嗜書愚不解  
事無寸長之著見有少作之流傳粵從脫干戈瘡  
瘍之餘已掃空章句文詞之習瘦妻僵穉子仆嗟  
并曰之長勤明主弃故人踈捨山林而焉往未能  
决裂尚爾低徊竊嘗佩豈弟君子之言不敢犯聚

歛盜臣之戒猶以浮華之故動爲禮法所讎各在  
撚髭罪當犁舌平生舊友至此著嵇康之書一時  
諸公鮮不畏劉輿之臆曾謂十連之制闡尚憐二  
紀之登門取之於人弃之餘察之於衆惡之內聲  
銷響絕久矣闊踈心肯命通有茲竒特此蓋伏遇  
某官四朝著哲一代名臣凡當世人才皆寶之如  
明珠拱璧矧平時賓客忍弃之如土梗弁髦片語  
寵嘉終身榮耀某敢不深藏篋笥永示雲來作公  
老門生於焉無憾爲佛大弟子何以報恩

謝聶閣學

子述

舉自代

門人願學豈必如師閣老鳴謙以爲勝已衆訝題  
評之悞獨銜器遇之深昔者虞廷夔龍交遜至于  
晉國韓趙相先漢魏以還公卿初拜太尉讓官於  
處士司徒避位於逸民然先王貴貴之分嚴豈容  
躡等而前輩賢賢之意篤不憚屈身粵若本朝最  
爲近古從橐始除之三日公車許上於一人事旣  
繫於觀瞻事難輕於許可如某者品流至冗名論  
復卑蚤從薄宦以驅馳頗辱諸公之辟召素無才  
用安敢望於羣賢因好文辭遂見輕於識者亦欲  
以事功而自勉庶幾乎華實之相兼然而新譽未

乎狂名久著已絕望於一時之君子乃見知於兩  
制之近臣先朝設科目以掄才首叨劍上陛下發  
德音而訪落復入彀中屬者冠直西清出蕃南國  
累累抗循墻之䟽惓惓溫推轂之言竊意燕昭姑  
惟始隗孰云夫子乃不如回凡執事所以薦揚非  
不肖所能負荷茲蓋伏遇某官簡知列聖宣力四  
方物色竒材任韓范功名之責作成俊秀主歐蘇  
文字之盟僕方仰其彌高公則欲其速肖某敢不  
益堅微尚仰副深期第恐下愚企上智以相遠詎  
容弟子與先生而並行不貲之恩必死以報

謝洪中書

啓夔舉自代

訪梅東閣嘗陪庾幕之遊起草西垣忽有虞庭之  
遜惟公此舉非僕所堪竊以斯文之衰至於今日  
而極規規制朴類慙作者之風寂寂薇花未識舍  
人之樣方天子屬絲綸於閣下而國人觀袞斧於  
筆端豈無宜爲誥之才猥舉不能言之士伏念某  
少狂自喜晚悔莫追謗訾之言盈庭權貴之嗔如  
屋雪霜凜凜於松茂以何堪風雨淒淒獨雞鳴而  
不已偶際清明之始稍收流落之餘頃隨出塞之  
旌旗獲侍平山之樽俎慕顏淵之附驥寧不思齊

歎老子之猶疑居然難企有累年之離索無一字  
之干摩王陽在位貢禹彈冠雖賴故人之引類禪  
謀爲命子產潤色詎容拙者之措辭謂嘗摘燭以  
熏香欲使運斤而代斲任章初上傳詭皆驚太白  
眼高固已掃空於海內浩然肩聳若爲携入於禁  
中徒感盛心恐孤精鑒茲蓋伏遇某官金聲而玉  
振地負而海涵扶綱常於寶慶之奏篇判忠佞於  
端平之諫紙修名姱節惟斗南之一人傑作雄文  
亦江東之獨步尚引扶於後進力吹送於明時而  
某學旣荒蕪才尤衰落惟勉平生之大節妄希執  
事之餘風非復少年啓朝華於未振庶幾它日知  
寒栢之後凋

謝余中書鑄舉自代

塞垣草檄嘗論管鮑之交禁掖演綸忽有夔龍之  
遜懷才至矣量已缺然共惟三字之褒榮於一佛  
之出本朝有大詔令因新當世之觀瞻天子用老  
舍人一洗斯文之卑陋所謂當仁而不讓夫何有  
大而能謙擬非其倫或得以議伏念某粵從少日  
辱在下風邊地苦寒共被聽郾城之折江風甚惡  
聯鞍登瓜步之舟雖云鵬鷄之偶同俄歎龍豬之

相遠我生白木鏡已爲農圃之歸卽對紫薇花宜  
有仙凡之隔况記室久踈於書札乃公車忽上其  
姓名豈嘗就梓匠之規欲使代玉人之琢行人子  
羽東里子產仰辭令之獨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  
必才名之相埒乃若蹇蹄殊汗血之駿宿瘤異捧  
心之妍雖欽濟濟之風實抱空空之愧茲蓋伏遇  
某官文根理義學訴本源謀國事瞭若蒼龜愛人  
才過於珠璧謂拔茅而進適君子之道亨倘伐木  
不歌恐友朋之誼缺因同袍之一念借華袞之片  
言而其舊聞旣荒新意絕少立馬揮制難希作者  
之餘風附驥顯名徒有平生之壯志

謝傳諫議

伯成

應詔薦舉

英辟御圖訪予落止近臣奉詔舉爾所知况經耆  
哲之品題實繫士流之軒輊瞻言前輩樂獎後生  
六一在廷亟稱回輦蜀公告老尚薦孔蘇豈惟賞  
好文字之間蓋有愛惜人才之意如某者惰游惰  
學迂闊背時世重醇儒不在深衣之列上徵武士  
又無擊劔之長追記平生殆堪一笑篋藏帛玉蠟  
彈之草面染瘴雨蠻煙之容留落江湖空搔短髮  
消磨歲月賴有殘書敢圖知己之深重齒薦賢之

末新天子若周西伯首訪舊人老先生立魯東門  
尤多高弟猥令充賦恐未當仁茲蓋伏遇某官文  
獻五朝表儀一卅以身負荷立名教於已類極力  
接扶閔風流之將墜緇衣之好皓首如初某敢不  
勉紹前聞稍緇故讀雖竹帛所載丹青所畫絕全  
功名然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豈無事業苟能傳遠  
亦足酬知

謝鄉郡應詔薦舉

嗣王求助有詔下詢國人曰賢以名上達謬當茲  
舉愧匪其人粵自里選不行月評又廢興廉與孝  
既不考於州閭有土有民了無關於風教廼如賢  
牧初奉德音豈伊闔郛之無人至取孤生而充賦  
公誠誤矣衆豈謂然伏念某少走江湖晚栖里巷  
從陳元方鄭康成之後槩有見聞無段干木田子  
方之風虛蒙禮敬然而城中迹少林下趣深忽驚  
使者之及門具道賢侯之推轂吟詩草檄頗哀王  
粲之流離說劍論兵殆見田光之盛壯老之將至  
持此安施茲蓋伏遇某官好善最優譽髦無數謂  
思皇多士幸生明聖之時儻不薦一人殆匪詔書  
之意遂容凡品獲附勝流某敢不佩服斯言堅凝

所守三人皆傑獨懷碌碌之歎兩生莫行終抱區  
區之意所爲感發未易抑揚

代上真西山

德秀求薦

簣土虧功愧吾山之中止瓣香迴嚮異彼岸之先  
登輒剖丹忱仰干清聽竊謂賢能之才不次而舉  
豪傑之士無待猶興若乃夫尋常中庸之流鮮不  
蒙父兄家世之力坡仙之稱叔弼未忘六一之交  
山谷之譽少章亦以太虛之故何況我公之念舊  
過於前輩之用心妄希推轂之言庶中投機之會  
伏念某少也不力長而無聞緒業失傳已負析薪  
之愧盲甘不繼因爲捧檄之行交公車者四章書  
宦簿之士考適逢大尹來撫舊邦覩陶公運甓之  
風每思勤恪慕清獻携琴之事愈自潔修雖無補  
於凝香頗盡心於叢棘久欲露曲成之禱恐自干  
躁進之誅然而萱堂年事之高光陰難玩金閨啟  
引之迫機括易差非敢與並遊英俊而爭先庶幾  
以故人釋弟而見錄仲尼華袞倘無一字之過褒  
萊子斑衣將以何辭而歸白伏惟某官先朝遺直  
當世偉人其處負泰山北斗之名所至爲靈芝醴  
泉之瑞畢公勤小物尤於民事以究心武侯集衆

思不以己長而矜物故雖蒙陋亦賴作成某齋拔  
修詞屏營俟命互鄉闕黨固嘗並進於聖門東里  
西華或者見哀於先友

代謝真西山德秀薦舉

夕呼五白恐不成盧朝奏一封特爲合穎寵綏彼  
逮捧戴曷勝竊謂天下不能皆絕類離倫之才君  
子未嘗持求全責備之論顓蒙者可訓諸理未訥  
者乃近於仁高柴愚而游夫子之門杜微曠而爲  
孔門之吏觀人物抑揚之際見聖賢權度之平於  
惟令公復彼古道伏念某幸因微宦幸事大賢矻  
藥雖勤莫發醯雞之覆轡銜甚緩尤慙跛鼈之遲  
况膺門一世之共趨而儉府羣材之所聚或從容  
於諷議或馳驚於事功自顧抱虛誰爲借重追惟  
先子同持橐於禁中爰及伯兄素執經於門下豈  
能令公之喜怒不忍於汝而瑕疵謂其備肘腋之  
使令久矣見肺肝之底蘊雖塵埃滿面詎容置冰  
壺玉衡之傍然清白傳家决不犯惡木盜泉之戒  
因生成之機會假溢美之寵褒茲蓋伏遇某官忠  
貫神明志存社稷立身如嚴霜烈日之稟接物如  
光風霽月之和藹弟子皆及門共仰範模之妙一

衆生未成佛必施津筏之功遂使寒蹤亦叨薦引  
某敢不深惟提獎益自奮強大而盡節於君親小  
則宣勞於民社磊磊落落若行日月縱莫能展丈  
夫之雄戰戰兢兢如履淵冰誓不敢叛先賢之訓

謝辟舉

後村

謝李制置珏辟充制幹

視師江左方宣閩外之威試吏邊頭驟中幙中之  
選未條陳於半策已刻上於羣書恩大難酬人微  
弗稱敢贅一牋之陋僭干六纛之嚴竊考自昔王  
公之門每收一時名勝之士應到在鄴鄒馬游梁  
况將圖不世之功名是必合衆人之謀議烏大夫  
既招石處士復致溫生之才裴晉公已用韓退之  
兼采柏耆之策或聘由巖穴或奮自布韋在上者  
極東拔之功在下者無附麗之貶誠以其人之賢  
否繫乎此府之觀瞻儻無補事功何取座上客之  
滿如不工詞賦或者帳下兒所輕由此論之艱其  
選矣如某者志雖刻苦材極闊疎十載光陰盡銷  
磨於紙上千年治亂空感慨於胸中噬臍痛和議  
之非流涕念復讎之事中緣憂患已自誓於墓門  
晚迫飢寒復遠遊於塞上天荒地老雪虐風饕老  
校退卒之所見聞敝裘羸馬之所經歷乘邊憤激  
亦嘗妄論於兵機許國慨慷未忍忘情於世事會  
元帥大開於幕府而諸賢畢入於禮羅虎嘯風從  
鶴鳴子和孰不動彈冠之喜乃特煩折簡之呼珠

履滿前已有先登之客褐衣入見許陪後至之賓  
似憐奔擲於道旁欲使走趨於麾下特達上公車  
之奏慙歎移光範之書寘諸清流亦既有梟鸞之  
愧參以前輩必難逃虎鼠之潮矧是妄庸暗於機  
事章陳琳之檄思苦鈍遲吟玉粲之詩語多凄婉  
非有絲毫之實用恐孤如翼之深恩茲蓋伏遇某  
官身荷安危資兼文武漢廷惟汲黯它人等乎發  
蒙江左有夷吾諸賢爲之收泣出臨方面則軍情  
帖伏入對便朝則天語寵褒威行而草木知名令  
下而旌旗變色然羊公威德可無峴首之賓僚庾  
亮風流必有南樓之參佐初開玉帳首築金臺惟  
藻鑑之下素明故履屐之間皆當終慙冗瑣亦忝  
招徠某敢不刻骨銘知戴星赴辟維風聲鶴唳莫  
輸微力於行間然狗吠雞鳴願竭小忠於門下中  
丹所蘊副墨未紆

赴廣西辟謝胡帥

楸

山澤之癯何心於進立園之聘無德以堪未報舊  
知更銜新惠伏念某粗聞理道亦喜功名當聖哲  
之騫馳紛侯王之變化歲年將晚寧無老驥之心  
時命不諧遂有冥鴻之志浮沉閭巷交侶漁樵散

髮采薇以養生灌園織屨以自食敢期辟召誤及  
沉淪既餽金以治任復折簡以諭指念高堂乏滫  
髓之奉謂陋巷有簞瓢之憂不其餒而可以出矣  
然而謀之妻子誠寂寂以難堪畏我友朋蓋遲遲  
而未往及申再命始勇一行昔夢繞其山川今身  
遊於圖畫道南豐臨川之里望玉笥丹霞之雲吊  
賦鵬之故墟覽葬魚之遺跡涉江而賓帝子登岳  
而欵祝融窮詭異瑰竒之觀忘羈旅飄泊之感此  
生何幸所得已多茲蓋伏遇某官鈇鉞一臨弓旌  
四出豈無勝彥聚幙下而謀焉尚有幽人自水涯  
而起者顧方遠引亦忝旁招某敢不懷此深恩竭  
其淺慮共遊夷苑雖慙蜀客之才不省馬曹當矯  
晉人之弊

代謝真西山奏碑

羅之幕下已慙羔鴈之特招寘彼周行詎意熊魚  
之兼得由薦語踰千鈞之重故除書超數級而升  
恩大難酬人微弗稱竊以觀其爲主古者格言問  
所薦誰士之大節持國就井州之碑專以富公端  
叔爲中山之游蓋依坡老豈泛蓮之云爾有擇木  
之義焉如某者粵自童蒙獲親師匠每敬仰制行

立朝之名節亦預聞著  
學之指歸富貴在天  
豈必覬覦於分外貧賤玉汝未嘗墮獲於胷中久  
無干公子之書頗有廣離騷之作屬者冰山凍解  
寒谷暖回際統府之初開念監州之遠役特達剡  
公車之奏慙懃移光範之書致石與溫首述烏公  
之求士以連易播次言禹錫之有親其忠厚足以  
盡師友之情其誠實足以動君相之聽疊茲二命  
庇此一寒然而髦士乃朝廷之清流元僚號幕府  
之高選聽鈞天之奏疑夢境之恍然叅劍外之謀  
覺晚途之榮甚而况無簿書之叢委有祿米之優  
游曩嗟不給於一瓢茲幸可營於三釜不圖今日  
遂復補南陔之詩豈無他人未若作西山之客茲  
遇某官循循善誘休休有容始終集大成固  
已備聖知之事啓告至十反猶樂聞忠益之言宜  
得孝直幼宰之流俾居鄰生枚叟之右孰云上介  
誤采諸生某取數過多受恩罔極登置酒雖難  
陪叔子之風流載筆勒碑或可紀晉公之勲業所  
爲感發未易敷陳

上國八子清衣蔚閣卷一

謝除授

後村

堂除謝丞相

京華調選分甘寒峻之小淹邊郡簡僚忽沐公朝  
之過聽誰爲之地命降自天銜吾相之深恩橫孤  
生之感涕自皇上聿更於聖化而元台實秉於國  
均政出中書方揭示至公之道士生斯世寧忍爲  
自弃之人然客長安市者車載而斗量謁光範門  
者肩摩而袂屬或聲華烜赫或科級峩峩紛然監  
牧之露章否則公卿之推轂雖盡朝家之名器未  
鈞材館之英翹儻咸無尺寸之長迺驟得斗升之  
祿衆訝孤寒而寡援獨知造化之曲成伏念某學  
墮家傳仕繇門蔭亭障堡戍嘗徵老校之見聞米  
鹽簿書略識細民之情僞中更陟岵自痛不天沉  
憂纏繞其肺肝多病耗亡其精血世祿薄甚但思  
築精舍以讀書生意蕭然未免弃釣竿而遮日然  
亦自量其小器曷嘗敢問於大鈞徒以先君早陪  
下客恩未酬於山岳景已迫於崦嵫尚加惠於九  
泉且併官其二子非釋衰麓而摧謝過勤衮烏之  
勞謙訪問死生首興哀於宿草閔憐孤露辱俯詰  
其戍瓜念自媒非素學之所安而躁進亦先賢之

深戒因辭東閣退理南轅敢云下走之姓名竟入  
上公之省記厥今邊防未弛吏瓚方嚴夫何迂緩  
之人亦預使令之品俛俛而往惴惴不皇茲蓋伏  
遇某官謀謨合乎伊臯事業陋夫管晏乾旋坤轉  
身獨幹於機權地負海涵衆莫窺其涯量既闢招  
徠之數路復張廉耻之四維崇朴厚而黜虛浮獎  
恬退而抑趨競凡佩玉奉璋之彥已畢在廷雖抱  
關擊柝之材亦令得地不然魯鈍曷出陶鎔某敢  
不思再世之所蒙感清時之難值尚竭方剛之筋  
力庶幾少補於絲毫左右爲容初乏一言之借譽  
東西惟命誓捐九死以報恩

除潮倅謝丞相

服勞試邑甫從南畝之歸需次佐州俾便北堂之  
養頂踵悉蒙恩於丞相絲毫不假力於他人共惟  
元台大布公道雖治邊防治水利並收一世之才  
然爲孝子爲忠臣各遂匹夫之志輒陳情而力請  
荷宰物之曲成伏念某海嶠寒生江淮薄宦與公  
建議頗疑大舉之非徐庶念親不勝方寸之亂因  
退食祝融之祿尋起從桂管之招遂繇選坑忝有  
民社適居孔道寧免游士過客謗傷之談每見老

農具言聖君賢相安靜之意屬者免葵城之戍法  
當掃光範之門顧內無萊妻中歲抱斷絃之痛矧  
上有陶母暮年頹扇枕之人自憐薄命之屯隴發  
大鈞之問空函朝達除目夕頒非大臣有哀窮悼  
屈之心則孤士無超資越格之理山川清淑想韓  
木之猶存驛路坦夷覺潘輿之可往族戚喜官期  
之近交游誇廩給之優始慮楚人之亡弓俄報塞  
翁之得馬丘山施重草芥命輕茲蓋恭遇某官夾  
日元臣擎天老手處伊尹周公未嘗處之事力量  
有餘爲韓琦趙普不能爲之功聲色弗動廣搜羅  
於夾袋尤軫念於緋袍謂先人忝更化之都司而  
賤息亦翹才之下客因其祈懇寵以便安某再世  
銜知三生圖報一藝者庸小善者錄豈不希大造  
之甄陶終養日短盡節日長尚可備異時之驅策

除潮倅謝臺諫

服勞試邑偶逃曠敗之誅需次佐州俯徇便安之  
請出命雖由於廊廟感恩端在於門墻竊以富貴  
非力之可求命義終身之大戒由結纓參侍膝均  
有君親之心尊叱馭陽回車各行臣子之志甫丹  
忱之上達俄洪造之曲成伏念某忝出世家素無

科第半生仕宦甘爲俗吏之歸當世品題不在清流之目屬者冒社稷人民之寄在舟車冠蓋之衝紛積毀之叢身猶羣矢之集的人方搖撼公獨保全諸豪覺烏府之主盟略無撓政當路因龍門之薦引相繼露章迨解印而來歸復移書而稱獎勉之以佛祖出世之事告之以主相急材之秋豈不激昂庶幾遇合實以阿婆卧病詎堪白髮之倚門德曜淪亡未有青山而埋骨反哺之意既切陳情之辭亦哀朝奏空函夕頒除日向來韓木摩抄驚歲月之深它日潘輿往返絕風濤之恐由言路推揚之有素故化鈞陶鑄之不疑施重丘山命輕絲髮茲蓋伏遇某官學傳本統識造幾微鐵面霜威扶綱常之大義金聲玉振續性命之微言雖當趨赴事功之時不廢維持名教之意因其有請許以便私某百口銜恩三生圖報受髮膚身體固宜養志於暮年死城郭封疆尚欲移忠於異日

除吉倅謝丞相

送窮無路遂爾顛天起廢佐州且爲擇地光生閭里恩出廟堂竊以薄命者書生之常樂育者大臣之責當韓杜兩公之相實曠古之罕逢然蘇尹二

子之寃皆終身而莫雪若夫舊德未掩新獎已加  
納之於春育海涵之中取之於霜降水涸之後我  
公所舉前哲所難伏念某少也不羈長而無述侍  
察父哲兄之側非不漸濡慕善人君子之名亦思  
矯揉終以操修未至毀譽莫調身久處於江湖謗  
常喧於朝市賢者不與品量爲浮薄之歸文人相  
輕倚撫及語言之末凡此皆童蒙之過失積而爲  
老大之悔尤屏窮巷者五菴食叢祠者再考獨念  
吾君吾相未嘗遺士之寸長某水某丘安忍畢身  
而長往望翹材而稽首憑堯記以陳情負郭無田  
所仰給者代耕之祿小人有母宜見憐於孝治之  
朝然上公之機務至繁且下走之姓名難記敢圖  
英略曲軫沉淪噓谷底之寒爰回筆端之春意昔  
投閑置散已汗白簡之嚴今悔過知非復畀青氈  
之舊寵以治中之近次處之江右之名州捧除目  
以兢榮拊孤蹤而感涕茲蓋伏遇某官勲藏盟府  
澤被生民持國論如權衡之平愛人才無管蒯之  
弃謂至清太察幾於細德之險微故翕受敷施豈  
以大和而保合終慙玷缺倍費陶鎔某敢不永戴  
洪私益堅素守仕澹庵誠齋之里所願服膺誦南

山清渭之詩未忘回首

除官謝丞相

趣裝就道方趨君命之嚴有列于朝並領軍諮之  
任恩歸廊廟喜動庭闈伏念某忝出故家常從薄  
宦少日妄希於節士中年遠避於弋人余處幽篁  
分此生之求弃焉得諉草聊暇日以忘憂雖絕望  
於華涂猶守死於善道屬者冰山摧而杲日出沙  
堤築而台星明交璧帛於道涂委弓旌於巖穴有  
盍歸之二老無難致之兩生病客夢回初聽鈞天  
之奏纍臣魂斷忽有脩門之招未呈身於政事之  
堂已策名於表著之地而况福甫接壤參佐祿優  
禹錫母子可以俱行尚平婚嫁可以漸畢惟昔脫  
烏臺之禍盡出生成矧今辱黃閣之知不由紹介  
受恩罔極取數過多茲蓋伏遇某官獨秉國鈞載  
調化瑟樂克得政善人咸願其有為揚縮當朝天  
下云胡而不喜已並致臺萊之產猶不遺管蒯之  
材其稽首鈞陶委身垝圯成書無日空嗟太史之  
滯留懷贄有年終望周公之吐握

除官謝參政

君命有嚴方趣中都之役王官甚寵仍參外闈之

謀喜動庭闈恩歸廊廟伏念某粗知理亂亦喜功名少嘗干世以希榮晚乃入山而避謗我辰安在原性命以自傷而月斯征惜歲年之將晚匪曰守匹夫之志庶幾固君子之窮比者杲日出而蒙氣收震雷奮而蟄戶啓首以鈞樞之柄屬之鴻碩之儒汎掃朝廷無苞苴之成市訪求巖穴有璧帛之載塗曾是沈淪亦煩記憶齒八士歸周之數招三閭去郢之蒐未詢事而考言已即家而拜爵內贊工垂之職外參郤穀之謀長樂鼓鍾恍然初聽圍城棋枰老矣復聞遂反哺之私情享素食之厚祿並收髦士固知國論之至公驟得美官政恐物情之未允茲蓋伏遇某官經綸業鉅輔贊功深進一賢人皆云裴均之薦引行一善事必曰萊公之建明已並育於菁莪猶不遺於葑菲某委身陶冶稽首欽翹三釜及親所願伸孝子之志一飯報德安敢忘大臣之知

供職謝廟堂

奉親還里自戕烏哺之私被命造朝俾綴鷓行之末奔馳就列俯仰懷敷竊以世道之消長不常人物之會通絕少范韓興慶曆之文治莫引用於聖

俞馬呂致元祐之諸賢偶見遺於無已况如晚輩  
敢望前修伏念某學荒于嬉年運而往書無成而  
劔又去悼少日之狂圖道不修而文有名犯昔人  
之深忌頃懲飛語盡掃空言時於斷簡以妍尋稍  
見高賢之旨趣愛令伯陳情之表流於胷中喜淵  
明歸去之詞寫諸座右豈圖晚莫忽際休明雖遣  
巫咸而下招其如太史之留滯猶著朝籍且參閻  
謀好事揶揄已欲移文於逋客故人規祝願無圖  
利於大夫迨茲將幕之移亟有祠庭之請蓋鶴髮  
以相安於半菽而鵲巢止願借於一枝今乃念衡  
泌之棲遲示朝廷之收拾谷鶯初出恍驚遷木之  
禁海燕暫來深認卷簾之意非上相適奮庸於廊  
廟則孤生必終老於山林茲蓋伏遇某官以帝著  
師爲天下宰更化瑟於膠柱不調之後還主柄於  
太阿倒持之餘進君子退小人每致嚴稂莠之辨  
開誠心布公道亦不廢草茅之言遂使畸人忝陪  
髦士某受知至此圖報茫然雖資以事君粗識遺  
忠之大義然不遑將母終希錫類之深仁

代改除淮東倉謝丞相

乘塞二年初無治狀觀風一路忽忝除書戴洪造

之生成拊丹衷而感慨伏念某起家孤立涉世寡  
諧耻干流俗之虛名竊慕古人之大節豈不有激  
昂之志勇於敢爲惟其欠嫵媚之姿動而得謗已  
灰心於紱冕甘屏迹於山林會公朝記奔走之勞  
而聖世開孤寒之路一分半刺三剖左符治郡功  
名既乏龔黃之最守邊威望又慙羊陸之風屬謹  
備於邊陲粗宣勤於城壁皆臣子當爲之事何足  
自言受君相非常之恩未容忍去忽繇支壘躡建  
外臺側聞鼎鉉之間屬意牢盆之事法方有弊莫  
調琴瑟之膠絃時豈無材少出篋篋之妙指夫何  
臨遣及此踈庸以理財則未識於源流以按部則  
弗強於風采選掄旣遴若爲躋東閣之知綜覈方  
嚴恐莫追西曹之責荷丘山之施重圖滄露之報  
難茲蓋伏遇某官翕受羣才博開公道內修法度  
統成周之百官外採風謠擇開元之十使顧如朽  
質尤費大鈞察其斷斷之無它憐其落落之難合  
假之以長養成就之力收之於排斥擯棄之餘遂  
使孤蹤驟將隆指某敢不稍尋積弊仰荅至公方  
科瑣憂邊斷無期會之不報以便宜從事尚祈文  
法之稍寬嚼戢彌深揆裁莫罄

謝到任

後村

代陳真州辭到任謝丞相

叨臨鄉壘爾竊便安改戍邊州俄分憂責銜知愈  
重圖報滋難伏念某頃以書生游于戎幕攀鱗附  
翼固無奇偉之功騎虎握蛇頗習艱危之事過蒙  
大造俯錄微勞一脫選坑再塵朝序及煩言攻擊  
歷疏往日之愆尚一力保全冀獲它時之用昨辭  
堂檄遽假郡符遂過庭學禮之心有閑閣凝香之  
趣豈謂誤恩沓至除目海頒試之鋒鏑交馳之衝  
寘之城池必守之處父兮生我誰獨無人子之情  
國爾忘家安敢廢王臣之誼况作成於平居間暇  
之際固責望於一旦緩急之秋蓋聞命而飲冰遂  
携孥而觸熱茲臨關塞已見吏民祖述枕戈不忘  
憤發伏波曳足尚自激昂然而兵少備多財狹費  
闕無賞罰何以作士氣失恩信何以收人心儻憑  
廟謀克濟國事茲蓋伏遇某官勲高浴日德盛格  
天網羅收人物之英鼓舞赴功名之會察某佩嚴  
君之訓粗識義方謂某受國士之知必懷恩地終  
慙誦薄恐累陶鎔某敢不稍鬯皇威益蒐軍實成  
敗利鈍雖難觀於目前禍福死生蓋已寘之度外

代湖南倉到任謝丞相

父臨支郡汰免爲宜就建外臺超踰已甚孤子乏  
它人之助始終出吾相之恩伏念某奮自羈單號  
稱迂緩素拘牽於繩墨頗練習於米鹽辰不再來  
蚤失投機之會老之將至始逢解瑟之辰然謨蒙  
拔擢以來曾未有建明而去自收朝蹟愈累化工  
甫湏臨汝之瓜遽剖衡陽之竹撫摩生聚粗竭區  
區玩愒歲時終無赫赫又况庭闈耄矣鄉井邈然  
方深懷土之思乃冒觀風之寄由屬郡徑分於小  
節蓋微生每託於大鈞謂嘗宣牧守之勞庶幾知  
奉使之體靜言湖外憂隔日邊民方困歲儉而苦  
飢吏或謂天高而肆虐旣尸庾事盍爲斂散之儲  
况擁皇華敢廢咨諏之誼沐寵光之特異稟責任  
之難勝伏遇某官開國功高格天業鉅區分諸道  
用開元賢相之規選擇職司猶慶曆名臣之意夫  
何鄙朴亦奉使令某敢不退省所蒙恪共乃職固  
無竒節可酬當軸之知竊慕先賢妄有登車之志  
所爲摧謝未易吐辭

謝遷轉

後村

代李制書鑄職謝史相

禦戎弗績上孤東閣之知抗疏自言稍繼西清之  
職恩歸造化愧溢心顏伏念某猥以薄材當茲重  
任知主上兼愛南北寧忍開邊知廟堂不問甲兵  
專謀保境我雖守信虜自敗盟首挫其淮右之鋒  
復斷彼山東之臂暮歲于此疆陲粗安豺狼無厭  
未飽其所欲蜂虿有毒已驅而復來睥睨六關度  
劉兩郡蓋神人之共憤豈臣子之敢安事許便宜  
固有已頒之隆指法當牽制詎容不出於偏師文  
移但戒以淺攻吏士輒從而深入泗城敗撓淮左  
繹騷決千里之籌旣無勝筭責三軍之帥厥有常  
刑徒以寇尚在邊身方扞塞念辭難之未可姑引  
咎以自歸上接街亭次稽好水使伏歐力之戮亦  
所甘心止裁簪橐之班寧非輕典信以公朝之寬  
大深哉吾相之保全伏遇某官新美治功秉持憲  
度謂賞罰軍國之紀必合至公然勝負兵家之常  
無庸深咎况已自歸於司敗特爲少屈於刑章僅  
抑隆名尚叨舊寄其敢不堅凝初志懲文往愆建  
大將之鼓旗敢妨賢路奉祠宮之香火終託化鈞

代復學士謝丞相

邊防盡瘁久無可紀之功廟論憫勞驟復已鐫之  
職銜恩至矣圖報缺然伏念某昨爲牽撓之師庶  
伐跳梁之計徼功深入雖由偏將之輕指蹤不明  
亦是中權之失旣席藁引曠官之罪尚奮拳勵討  
賊之心勉吏士以功名作民兵之勇氣始因城而  
陳金湯據險以莫窺及仰寨而攻矢石乘高而並  
擊寇猶在境身自督軍但知竭許國之丹心不敢  
顧倚門之白髮我師氣奮將四面以窮追彼衆謀  
知乃一宵而潛遁蓋却虜乃廟堂之筭而平淮皆  
將士之勞某材不足以分北顧之憂功不足以救  
東隅之失親年婉晚每於色養以多違衆口紛紜  
動以空言而責備屢請祝釐於閑散汙煩當軸之  
保全還學士之真班出上公之洪造茲蓋伏遇某  
官訐謨闕大德量崇深謂天下之才實難察聞外  
之事匪易崇文平蜀由黃裳力援於中充國擊羌  
賴魏相獨是其說若國論不爲之宗主則人情何  
自而奮強假復玷之新榮圖折衝之來效某敢不  
益殫薄技少塞厚恩方丞相憂邊安敢惜馳驅之  
力然小人有母異終憐甘旨之情

代復學士謝二府

某官訐謨闕大德量崇深謂人才有賴於維持且  
兵事寧無於利鈍方羣言競起皆非淮蔡之師獨  
定見不搖力是營平之議蓋國論既爲之宗主則  
人情必改於觀瞻假復玷之新榮圖折衝之來效  
某敢不益殫薄技少塞厚恩復鴈門之躋倍費公  
朝之力營菟裘而老終祈故里之歸餘同前

代明堂加恩謝丞相

熙事告成方懋享天之德价藩承乏誤叨加地之  
恩盡出洪私敢云舊典竊以禋祭之事國家所嚴  
討論於博士議郎典領以厯臣碩輔獻金于廟環  
列通侯執玉在庭森聯羣后於以侈天子親祠之  
禮助辟公顯相之勞此在邦彝蓋推祭澤如某者  
心存闕北迹滯周南昔雖扈蹕於禁嚴今阻奉璋  
於左右上千萬歲之壽莫稱都護之觴取三百廛  
之禾空起詩人之刺敢期餽惠申錫綸言超加井  
賦之多躡處公侯之亞某官功存寅亮道妙變調類  
上帝裡六宗繁若禮文之備統百官均四海巍乎相  
業之高致此優恩施于外服某敢不退循忝竊圖報  
知憐清塞上之塵方憑妙筭動吳中之興冀察歸心

謝恩澤

後村

先君得遺表恩謝丞相

書生薄命僅登持橐之班聖世深仁特厚掛冠之  
典萃此哀榮於黃壤錄其孤露之白丁涕感路人  
恩歸吾相竊謂化鈞之造命譬猶真宰之無私名  
器非力之可求修短驗人之所積儻履仁潔行而  
天報之不豐則悼屈哀窮亦人情之難廢此有國  
勸懲之攸繫况我朝忠厚之相承謂叔孫不封何  
以旌廉吏之世使成季無後寧不沮善人之心痛  
念先君舊由冷族少日罕逢於一飽中年備厭於  
百罹當邊瑣之初關預樞庭之末議每曰佳兵之  
危殆柰何當軸之排擠箭滿真揚亟有張旌之遣  
烽傳通泰福為乘傳之行念既墮於筭中恐不終  
於牖下晚際真儒之柄用獨憐寒士之途窮收之  
流落擯棄之餘寘之津要華近之選側聞廟論或  
當推擇以守邊幸忝侍臣非不激昂而體國豈料  
未愆之齊力遽成不起之膏肓嗟其拖紳之言茫  
乎結草之報而又無百金之儲貯有千指之號啼  
非公朝曲軫於內溝則私室將從而轉壑慨然白  
榻寵以垂車不但重泉假銘旌之官職併令二息

續弓冶之世家稍招巫陽之鬼不餒若教之鬼政  
雖九殞未荅萬分茲蓋恭遇某官偉量容人至公  
無我解瑟脩祖宗之故事橐弓活南北之生靈既  
就大功尚收羣策孤寒執贄未厭千人之多笑語  
滿堂不忍一夫之泣追記西曹之舊掾嘗陪東閣  
之下賓雖志業之未伸與論思之尚淺然物有蓋  
帷之賜以飾其終於人軫簪履之情務從其厚肆  
頒卹典俯逮衰宗某敢不尋許國之初心體卹孤  
之美意儻責以乘田委吏之職或驅之亭障堡戍  
之間所願盡節以報君親不敢全軀而顧妻子九  
原可作恨未酬國士之知一飽必償安敢志大臣  
之德

謝改秩

改官謝丞相

脫選調而升階昔依衮座懷邑章而往戍今  
近鈞墀自憐衰暮之蹤巧出生成之造澡身  
修敬拜手陳情竊惟宰綬之難尤甚帝城之  
近萬人如海易起風波千里爲畿難防機穽  
東濕殆成於怨府察淵或稔於厲階雖師友  
相傳苟正其身謂可從政然古今通患不獲  
乎上安能治民儻非廟朝有心腹可告之緣  
未免臺府有脉絡不通之弊如某者榆衰寡  
蔭桂老無香充賦擅庭笑贅疣之安用交飛  
鸚表嗟畫餅之徒勞幸登五薦之負盍就一  
同之寄冒當繁劇貪近熒煌始也掃門以謁  
相君每聆好語今焉束帛而見郡督甘就卑  
棲矧厥初分教於芹宮而其次充負於筦庫  
未閑吏事曷稱民庸重茲雲漢之祥不間辰  
星之所適會開元之飢歲奚自養民不殊大  
曆之損田徒多害稼下無藏蓋上有煎熬使  
其十數年之前得此萬戶今之寄尚堪抖擻

以效驅馳今既老矣不如人方有同於燭武  
况非學而後入政寧不類於尹何是猶懷下  
吏之私未及慮上官之責蓋使輶鼎立好惡  
難齊而帥府天高趨承易失使非庇震風之  
屋賴以鳴琴雖欲浮載月之船戛乎全璧歸  
投橐籥假借幘幪恭惟某官夾日元勳擎天  
碩輔家傳相業皆爲周室之上公世襲王封  
行踵漢朝之異姓雖極旂常之貴不遺唐楔  
之材遂使下僚亦蒙英眄在他人猶喜有百  
金之諾豈小己敢忘九鼎之言憶初甲子之  
左坳賞音有自慨念戊辰之夕瑣借譽如存  
迨釀局之終更荷台符之領略遂巡今次飄  
忽許時綬墨生塵方卜戒行之吉官緹及格  
尚拘蒞事之年舉此細微知其蹭蹬望平津  
之三館雖難必於此時爲陸相之一疋尚有  
期於他日勉思鞭策仰荷陶鑄

改官謝丞相

從戎勞淺自請食祠宰物恩深尚容脫選將  
服勤於墨綬敬叙感於黃扉伏念某出自羈  
單進非科第衆諳時務獨膠古誼以不通世

重實才乃抱空言而求售頃爲閩屬偶在兵  
間未嘗有臧宮馬武之心不過任陳琳阮瑀  
之事方邊頭之告警草檄居多及江上之解  
嚴拂衣徑去力求南嶽歸養北堂每云臣罪  
之當誅敢諉吾謀之不用旣草遂初之賦甘  
事退藏未修光範之書先蒙軫詎起閑散而  
參油幕拔卑冗而通金閨返屈原憔悴之鬼  
免史談留滯之數名爲銓法實在化鈞茲蓋  
恭遇某官新美治功秉持憲度更化而後始  
知本朝之尊過江以來未有今日之懿其心  
平故待人恕其量廣故容物多雖已汰歸竟  
叨拈出某敢不益鞭退惰少蓋拙踈講學讀  
書懼大邑大官之謗恤民奉法報吾君吾相  
之恩

贄見

後村

上傳侍郎

伯成

卜江左之興衰久關衆望數襄陽之耆舊今有幾  
人公方與造物者游我欲順下風而請竊以士苟  
有志皆知名節之可尊生不同時每恨先賢之已  
遠覽范滂之傳至太息以興思聞杜喬之風想生  
氣之猶在至若嗣正始諸公之絕唱主過江多士  
之齊盟蓋凜然尚有於典刑乃前此未承於謦咳  
良以服膺之切非爲炙手而來恭惟某官一代宗  
師三朝壽雋精忠諫節可居周堪劉向之間謹論  
危言不在陸贄陽城之下頃簪諫筆垂秉事樞而  
乃預憂十常侍之弄權歷指七貴人之盜寵一餐  
徑歸之甚勇六丁力挽而不回政坐名高未許卷  
而避世假令耄及猶當杖以造朝况才之壯而意  
之新年彌高而德彌邵聖上放綠綈之詔國人佇  
赤舄之還旣彷徨懷宗周之憂尚終始抱東山之  
志舉世之人皆濁惟我獨清天下之父來歸其子  
焉往願趣蒲輪之入徑躋鼎席之榮伏念某實類  
癯儒名爲胄子讀書萬卷頗馳騁於古人泣血三  
年盡變移其故質憂哀憤恚之所侵蝕疾疚思慮

之所耗昏何辜於天亟奪其父素琴絃絕誰憐中  
散之孤鄰笛聲哀忍誦山陽之賦敢意高賢之雞  
絮尚臨委巷之雀羅得非憫泉下之人昔嘗忝座  
上之客危衷易感悲涕無從頃瞻紫氣之來念快  
景星之覩維先生長者實晚學之指歸矧大父老  
人有鄉來之雅素儻或予互鄉之懽必少慰若教  
之寃進之於琴瑟書冊之前誨之以洒掃應對之  
事縱未窺於閭奧終不畔於門墻誓墓之餘非敢  
望山公之啓事摳衣以進所冀聞夫子之文章

上趙知宗敬啟

交遊之契昉自先君蒙鄙之資欠親前輩屬謀此  
斗升之末將拜於書冊之前仰睇高閣俯陳短贊  
某官泓然入理卓爾不羣所立如玉雪之清其出  
爲鳳麟之瑞晉人有謂過江第一流后山亦云百  
年能幾見固嘗草奏曲臺之上給札玉堂之廬未  
容太史之書成遽引蓬萊之帆去荏苒歲月周游  
江淮窮百粵風檣浪舶之區歷故楚江離香芷之  
地錦袍酣飲肯效謫仙之狂白首清脩蔚爲宗室  
之老然而前哲遠矣後生眇然方當主天下人物  
之盟何止爲公族本支之計使其大用可追韓呂

之風必也斯文亦紹歐曾之統某族單地冷齒幼  
名微緒業失傳已負析薪之愧盲甘不繼因爲負  
米之行藐然官曹壓以臺閭猶幸通家之耆舊實  
爲後學之依歸議論足以吹噓典刑足以淑文暮  
春鼓瑟雖莫預於諸生冬月練裙儻見哀於先友  
心之所喜言不能專





